

薛仁明读《史记》

天人之际

薛仁明◎著

非外借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Tian Ren Zhi Ji

天人之际

薛仁明读《史记》

薛仁明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人之际：薛仁明读《史记》 / 薛仁明著；一桂林：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.1
(薛仁明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5495-8968-5

I. ①天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《史记》—研究
IV. ①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349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889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6.5 字数: 119 千字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~10 000 册 定价: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天
人
之
際

台湾书法家董阳孜题字：“天人之际”

自序

这是我在台北书院《天人之际——〈史记〉里的天心与人意》的讲课记录。

此书的作者介绍，一开始，我自述是“作者、讲者、行者”。其中，“行者”是根本。我是个中国文化的践行者，不是空谈概念的书斋学者。因为践行，所以深受其益，所以在岛内一片浮躁之下依然可以安然自在。除此之外，我原先以写作为主，是个“作者”；自从二〇一〇年辞掉学校工作以后，而今改以讲课为多，是位“讲者”。从“作者”转成“讲者”，个中嚆矢，就是我在台北书院开设的这门课。

写文章与讲课，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。文章一重条理清晰、

脉络分明，二重文字凝练、平仄顺气。至于讲课，更在意的，则是生动流畅与当下应机；换句话说，讲课更流动、更发散，也更容易“跑题”。

我上课经常“跑题”。这是缺点，也是优点。我不做学术工作，关心的是经典的当下对应；正因如此，我的“跑题”也可以是对应当下之“切题”。我讲《史记》，无非是希望透过刘邦、张良与司马迁等人的生命高度，让大家更清晰地照见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身，从而找到每个人可以有的当下安然。

感谢董阳孜老师的惠予题字。

公历二〇一六年，岁次丙申，时近端午

薛仁明于台东池上

目 录

自序 01

- 第一堂课 -
003

- 第二堂课 -
033

- 第三堂课 -
069

- 第四堂课 -
103

- 第五堂课 -
137

- 第六堂课 -
173

自序

这是我在台北书院《天人之际——〈史记〉里的天心与人意》的讲课记录。

此书的作者介绍，一开始，我自述是“作者、讲者、行者”。其中，“行者”是根本。我是个中国文化的践行者，不是空谈概念的书斋学者。因为践行，所以深受其益，所以在岛内一片浮躁之下依然可以安然自在。除此之外，我原先以写作为主，是个“作者”；自从二〇一〇年辞掉学校工作以后，而今改以讲课为多，是位“讲者”。从“作者”转成“讲者”，个中嚆矢，就是我在台北书院开设的这门课。

写文章与讲课，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。文章一重条理清晰、

脉络分明，二重文字凝练、平仄顺气。至于讲课，更在意的，则是生动流畅与当下应机；换句话说，讲课更流动、更发散，也更容易“跑题”。

我上课经常“跑题”。这是缺点，也是优点。我不做学术工作，关心的是经典的当下对应；正因如此，我的“跑题”也可以是对应当下之“切题”。我讲《史记》，无非是希望透过刘邦、张良与司马迁等人的生命高度，让大家更清晰地照见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身，从而找到每个人可以有的当下安然。

感谢董阳孜老师的惠予题字。

公历二〇一六年，岁次丙申，时近端午

薛仁明于台东池上

第一堂课

刚刚看了看，在座除了我的老朋友中学历史老师戴老师、台湾大学中文所的博士吴孟谦之外，没看到所谓的“圈内人”。如果大部分的学员都跟“专业”的文史圈子关系没那么密切的话，这门课可能会更好上一些。因为，大家比较没有包袱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是是一门专业的课程，这门课是用一种更质朴也更直接的方式来上。

在座可能有些人读过我的《论语随喜》以及《万象历然》里面的《孔子九章》。后来有朋友问我，写这两本书时，用的是什么版本？是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呢，还是清代刘宝楠的《论语正义》呢？或者是其他什么书？我的回答是，当初手边用的，就是王财贵先生儿童读经用的版本。就是那种字很大，尤其对老花眼特别合适的版本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注释。我绝大部分书写的时候，手边就是这一本。只有少数字义不太确定的时候才翻翻譬如钱穆《论语新解》这样的注释本，参考一下，平常也基本不用。

我们这一门《史记》课，原本也希望能用这样的版本，可惜《史记》很难找得到完全没注释的白文。就我所知，北京中华书局有一本，可惜是简体的。一般说来，市面上看到的《史记》就两个版本，一是现在大家手头上拿到的这本大砖块：泂川资言《史

记会注考证》^①，这是台湾目前最通用的，历史系或中文系《史记》的课也多半用这本。另外一种，就是将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后面的“考证”扣掉，留下唐代以前的《史记集解》《史记索隐》，还有《史记正义》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“三家注”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大家不做专门研究的话，三家注也好，考证也罢，都不必花太多时间去看。有需要参考注解时，才不妨看看。也就是说，三家注也好，会注考证也罢，都是备用。将来上课时，只会偶尔用。偶尔有些地方，我觉得有需要时，才请大家看一下考证或者是三家注，大部分的时候，就只看司马迁的原文。

同样地，这门课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字义上打转，因为，这里毕竟不是学院，我们不做学究工作，取其精神、抓大方向即可。不过，因为这是经典的课程，还是得要以司马迁的原文为主，不能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发挥，这样就不是开设经典课程的本意了。

第一堂课，先讲《高祖本纪》。围绕着汉高祖刘邦讲，这显然有我自己的想法。我们一般谈中国文化时，通常会留意儒释道三家。这当然是对的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把儒释道三家这种比较有自觉、比较理论的这一块，再加上《史记》具体的人物行事，尤其是刘邦这种备受争议却气象极大的人一并来看，就可能看到相互补足、更加完整的中国文化。一般读书人对刘邦少有好感，几乎

① 本书正文涉及页码的地方，均为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页码。

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。这多少是眼界所限。我一直觉得，如果一个读书人能懂得了刘邦，这个读书人的眼界与气象，肯定就会不太一样。

刘邦这样的人，跟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，多少是犯冲的。可有趣的是，刘邦后来之所以能够打得了天下，其中关键原因，恰恰是他底下的读书人特别精彩。你去看项羽，项羽底下算得上读书人、比较有头脑的，就一个范增，很难想到还有第二个。可是，刘邦底下，却有张良、陈平、刘敬、叔孙通等一群人。刘邦明明不喜欢读书人，可那群读书人看到他，却一眼就认可他了。这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刘邦外表看起来没个样子，可实际上，却是真有本领、真有见地，尤其其他那不沾不滞的能力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。

譬如酈食其。酈食其是个儒生，那时候六十几岁了，一个老头，每天在城边当“里监门吏”（等于是城门管理员）。每个起兵的英雄豪杰经过，他就冷冷地看一眼，看了许多时日，所有经过的人，没一个能让他看得上眼。可偏偏刘邦一经过，他就知道：这人了不得！

当时的人，对刘邦的看法就很两极。不屑的，极度不屑（譬如“商山四皓”）；倾慕的，也倾慕得不得了。这样的两极，一直延续到后代。十几年前，我开始带学生读《史记》，每次读到《高祖本纪》，同样一个故事，就可以看到学生完全不一样的反应。

有的学生的反应是：好有趣哦！有的学生则很不以为然、一脸鄙夷，冷冷地吐出两个字：无赖。这样的对比，很有趣。司马迁在写《高祖本纪》时，本身对刘邦的意见到底又是如何，其实也众说纷纭。喜欢刘邦的人，可以在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里面找到非常多“确切”的例子；可是，讨厌刘邦的人，同样也可以在《高祖本纪》里找到许多“确切”的证据说：你看，司马迁就是用这种隐喻的方法表达他对刘邦的轻蔑与不齿！读来读去，其实就这么一卷《高祖本纪》，却可以让后世读者各自解读、各自表述。我觉得历史上所有了不起的东西，常常让人如此众说纷纭。司马迁写一个那么众说纷纭的人，可以让大家各取所需，变得更众说纷纭，这到底是大家被司马迁蒙了，还是大家读不懂司马迁？这实在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大问题。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最独特的，就在于他的视角。这样的视角，牵涉到我们这门课的主标题：“天人之际”。大家知道，人世间有许多事物在人的意念之外，是人力无法解决也没办法影响的，可是，事情偏偏又必然如此，这种人力所不及之处，在我们传统的用语，就叫作“天”。现在假使有一个人，眼界或生命状态已经达到天与人的交界之处，这个人就变得不好理解，因为，你不能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他。这样的人，你会觉得他不近人情，无法用常情揣度，可他偏偏常常又是对的。司马迁的厉害之处，就在于碰触到了这一块。自司马迁之后，从班固写《汉书》开始，后代

的史书基本就碰不着这一块了。为什么呢？从班固开始，所有写正史的人，清一色，通通都是儒者。儒家对于“人”的世界，有其强大而坚定的秩序感，可对于“天”这一块，却常常有隔阂。只要碰到这一块，他们就处理不了。他们解读事情时，通常会有个清楚的大是大非，也会有个清晰的道德观，但正因过于强调是非道德，反而受限于“人”，“天”这部分，就相对薄弱了。

我们现在直接看《史记》原文。因为原文太长，所以我们只能挑一部分看。在刘邦还没有开始打天下之前，司马迁费了不少篇幅铺陈，写了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这些事情，请大家不要放过，因为这些其实都很重要。这是司马迁写史书的特长，他特别能写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可等全篇读完回头再看就会发现：哇，这些太重要，且太精彩了。

一开始，高祖，沛丰邑中阳里人，沛县丰邑中阳里那个地方的人。丰邑是沛县底下的一个乡邑，在刘邦打下天下以后，丰邑后来升格变成了一个县。这以后我们会提，大家留意一下就好。姓刘氏，字季。字季，这个得保留一下，他的字不见得是“季”。有些人说他名邦，字季。但是，我估计刘邦应该没有字，他这种出生背景的人，大概是不会有字的。这个“季”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只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。所以他大哥叫刘伯，二哥叫刘仲，他就叫刘季。这个不是名，也不是字，这个“季”是大家都这么称呼，叫他刘三、刘老三。如果他们家条件好一点，可能小时候人

家就叫他“三少爷”，年纪大一点叫“三爷”，年纪再大一点，就变成“三老爷”，年纪非常大了，则是叫“三老太爷”，这就是“刘季”的意思。没有那么复杂，刘邦没有什么字。

父曰太公，他老爸叫太公，但这也不是他老爸真正的名字，太公的意思，就是“老先生”，刘老先生。母曰刘媪，他老妈叫刘媪，刘媪什么意思？刘老太太。所以，写了半天，严格讲：刘邦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他爸爸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他妈妈叫什么名字？也不知道。可说实话，这还真是无所谓。为什么？大家如果看过《大宅门》就清楚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，确实不太用得到名字。像白景琦，从小别人就叫他七少爷，后来七爷、七老爷，比较平辈的，就叫他白老七；大家读唐诗，不也读到“送崔九”“问刘十九”之类的吗？那都是同样的意思。所以，“刘季”就是“刘三”，许多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被称呼，并不需要用到名字。这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看：怎么写了半天，都没有写出名字呢？这其实无关紧要，不必太在意。

然后，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其上。这一看就知道，不是写实。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好像刘太公不是刘邦亲生爸爸似的，哈哈！不过，我们也不要太在意。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，大家看一下《史记会注考证》有一行小字。这行小字是谁讲的呢？是清代的俞樾，他说，刚刚那种非写实的写法，盖当时方以为受命之符，不可得